

## 當代親密關係再定義：評介《演算式親密》

方念萱\*

---

---

書 名：*Algorithmic Intimacy: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作 者：Anthony Elliott

出版日期：2023 年

出 版 社：Polity Press

---

---

---

投稿日期：2024 年 6 月 13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7 月 4 日。

\* 方念萱是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e-mail: telnhf@gmail.com。

本文引用格式：

方念萱（2024）。〈當代親密關係再定義：評介《演算式親密》〉，《新聞學研究》，160，171-181。<https://doi.org/10.30386/MCR.202407.0016>

社會學家 Anthony Elliott 與 Bryan Turner 在他們 2012 年合著的 *On Society* 一書中講述「社會」、提問「社會是什麼？」，他們認為「社會是在既複製又轉換人際關係的過程中，人類行動的各種可能以及各樣限制」（頁 21）。關於想像人類行動的各種「可能」，兩位作者當年舉出日常生活中井然有序的結構（structure）、日常公民的團結（solidarity）以及創造（creation）加以描繪。套用評論者 Badham（2013）的話來說，三個概念中「創造」之於「社會」的意思，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同於前述兩者的關係之網，鮮活有趣，自我生成又具有反身性。兩位作者以三個意象來描述當代社會「結構」、「團結」、與「創造」的特質，其中，與「具創造性的關係之網」相關的意象，就是靈活有彈性、伸縮自如的社會（elastic society），Elliott 與 Turner 引用 Sherry Turkle 的「由連線形構的自我」（Net-self）的概念以及當時對數位互動的觀察，勾勒當時日漸鮮明的人際形貌。

十多年後，2023 年 Anthony Elliott 寫就 *Algorithmic Intimacy: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一書，這部作品強調人工智慧幫助人們日益精準地預估「關係」的發展。這樣具創造性的關係之網，究竟是更有彈性了？抑或是削減了彈性呢？

## 演算式親密的定義與挑戰

*Algorithmic Intimacy* 一書共分六章，第一章作者開宗明義講述何謂演算式親密。演算式親密指的是經由演算、深度學習，人類可以預測評估親密連帶與網絡關係，終至「人」與「機器智慧」的概念混淆難以區辨。作者指出今日的親密關係與其說是因為數位演化而受到威脅，不如說，是因為我們和與時俱進的人工智慧共在，我們知道可以盡其所能地

利用 AI 而不斷發展日常策略以遂己所願，使得親密關係變了樣。人工智慧幫助我們得以愈來愈精準預估關係的發展；AI，就是預測性演算法（predictive algorithms）。AI 改寫、界定了（不）可為我接受的、（不）為我慾望的、或正或負或滿是風險驚異的、與自己與社會的親密關係。

全書的第三到第五章分別處理 Anthony Elliott 認為的三種深受機器智慧衝擊的「親密」關係，他從不同屬性的科技入手，提綱挈領地指出，當前的關係經營離不開「數字」與「數據」，科技的發展就是不要讓關係的追尋與建立，脫離了數字（Don't let the relationship stray from the numbers）。

第三章講的是「關係」科技（Relationship Tech），分析的是關乎當代親密的演算式概念（algorithmic conceptions of intimacy）如何影響性關係、約會、婚姻、家庭、情慾以及愛情。第四章有關治療科技（Therapy Tech），他分析關乎「之為人」的演算式概念（algorithmic conceptions of personhood）如何影響心靈狀態，演算科技介入人對於幸福、福祉、自主等估計。第五章談友誼科技（Friendship Tech），這章處理的是關乎「陪伴為伴」的演算式概念（algorithmic conceptions of companionship），演算科技如何影響我們對於所謂朋友間「相互」的關係、也影響對傳播與社交的想法、影響人際連帶。

近年傳播研究、文化研究不乏有關約會軟體、約砲文化的研究，作者在第三章中就強調他的分析不同於前，重點在於當代自然而然、量化的親密生活，性交也不例外。書中提及數據方便自我檢視、自我控管，得以時時掌握人際關係的表現與進展。同樣談約會約砲軟體，作者臚列探究了各種樣態的「親密表現」監測應用軟體，顯示當代人們對於表現的經久、聲譽、消耗熱量等各方面都感興趣、都要紀錄評估。由此可見

數據與軟體原本的功能是要換個方式看待彼此，但是人工智慧與數據如此方便，原本關注的是親密關係的雙方，這下子就轉而到專注「我」，所有的應用都鼓勵使用者換個角度看自己。

Anthony Elliot 在第三章描繪當前正因為自我追蹤紀錄的數據（Self-tracked data）正興，這種簇新的數位能供性（affordance）滋養了與過去迥異的對自我、對於性習癖的詳盡知識，而這提供了個人 DIY、自我改進修正的機會，也逐漸改寫了人對「自我」該當如何、可以如何的想像。作者在此提到他的老師，Anthony Giddens 的「自我的反思性工程」（the reflexive project of the self）概念，這個概念本指在現代社會中，個體不斷地自我檢視和改變以塑造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個體不斷地反思自己的選擇、行動、與生活狀況，據此調整和改變，因此表面上看起來，人們運用人工智慧得以掌握有關自我的數據，促進了反思性，有益親密關係開展。Anthony Elliott 問的是：這樣由數據而生的反思能力，是否及於探知、思考人工智慧對親密形式的影響呢？他對此有所保留。

Anthony Elliott 快速比較了 Giddens 與 Beck 對於反思性的看法，直接指出他認為這些數據軟體給人某種「特寫數據」未必等於日益加強的反思性，關鍵在於眾多使用者與此科技互動的方式習慣成自然，少見使用者退一步思考，想想演算法如何形塑個人偏好或是人工智慧驅動的約會軟體如何影響個人抉擇。沒有後設思考、強化「不假思索」的應用與使用很難說是有反思性的；作者認為當前大眾的使用其實是沒有反思性（reflection-free）的（頁 59）。

## 親密關係科技的三大領域：性、治療與友誼

本書第四章講當代治療科技。線上晤談、人生導師陪伴、諮商軟

體，都是當代方興未艾的人工智慧應用。本章就自當代聊天機器人心理諮商（chatbot therapy）開始，作者聚焦當前演算式諮商親密的情境下，自我如何轉換。他強調因為預測性演算法勢盛、性能強大，人們尋找合適的治療療癒的動機日強，當代尋求他助而進行自我改進這件事愈來愈離不開親密演算。在看似根據個人量身打造的建議提醒之下，未來發展看似有了保障，實則不然。過去進出諮商診間的人們，現在身在乏人深究的機器智慧私領域裡，而這樣的發展深受收業利益、政府施策、新興學界興趣所影響。

什麼是協助當事人獲致心理健康的理想人機互動？受哪些因素影響？什麼是設計這類聊天機器人時對人的想像？作者提到當代廣用聊天機器人的治療科技在運作上，確立目標、爭取效率、一逕鼓勵樂觀積極，這正是問題所在。這種崇尚理性的設計與想像，似乎認定人是通體透明的、自知甚明的、從不自欺的；作者強調這種想像其實可能正是最病態的。

和前章「關係科技」一樣，當代採用人工智慧而運行的治療科技是改變了人，但是治病之外，它也正一步步改變當代對人的想像與設計。作者在這章指出，隨著人工智慧治療科技的普及，當代出現「個人生活稀疏化」的現象（a cultural thinning of personal life），這指的是個人的自我管理、自我規範、自我理解都交託出去給機器，看似要求得求知個人真實狀態，就只能經由機器學習而生的人工智慧。

人們要瞭解自己，由原本「向內探知」轉而向外、向數字中介的智慧求助，而獲取建議、改變生活，又構連上生活風格方式的轉變。重新打造自我，敏於察知（當然也是經由手機 APP 提醒！）以市場導向設計的解方，Elliott 援用 Zygmunt Bauman 的液態現代性來開啟對於當代人的生活與治理樣貌的分析，但是 Elliott 強調關鍵在於進入人工智慧的時

代，人的自我追尋之旅就成了（只可能是）自動化智慧機器（automated intelligent machines）的成品。

相比於過往在診間多次晤談過程中求助的人吐露困境的苦楚，Elliott 呈現了當代的治療科技、應用程式與當代液態性的相容，因此像是對親密關係的診治，應用程式提供也鼓勵輕快的、彈性的、令人躍躍欲試的調節做法，讓兩人利用 APP 嘗試改變、調整，也無違各自原本的工作步調。使用者覺得輕鬆，也有希望。本章最後，作者引用 Habermas 有關資本主義與公共領域商品化、消費化關係的討論，指出資本主義邏輯造成公共領域消亡，現在人們強將人工智慧的邏輯加諸生活世界之上，文化生產與情感感知畛域也難逃此邏輯。第五章有關友誼科技。Elliott 一如之前的論述方式，他引用多位研析友誼、關係的理論家，與其對話，將當前現象架接在過往相關討論上，由此分析當代人工智慧中介、導引的友誼生成，因此更加立體。例如，他舉 Derrida 提出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友與敵、私與公、理智與熱情等二元對立，形塑了友誼與陪伴。Elliott 以 Derrida 所描述的非友即敵的反覆肯認確認，連結到今日人們持續不輟地連結、轉貼、按讚。作者進一步聚焦討論四個面向：第一，數位友誼與社群媒體的關係；第二，數位科技與創新的角色，探究他們如何支撐朋友之間的連結、陪伴與聯繫；第三，近用友誼科技的使用者樣態以及使用的型態；第四，演算法如何界定「能夠塑造與維繫友誼的社會角色」的能耐。

就傳播研究而言，這四個面向已是經年的課題，Elliott 在這一章講述友誼／連結科技呼應了近年傳播研究的熱門議題，像是作者舉演算式推薦系統（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systems）為例，如各種交友軟體，以內容為主的推薦系統發達，在此消費的使用者彼此得以互動、結識，演算法不需要倚賴使用者主動推薦分享按讚，只要是在內容平台上

消費停留，就足以推薦個人化內容與網絡。演算追蹤幫助人找到同伴，雖然很多人認為網路上與軟體中的人際互動是「偽」（pseudo）關係，然而 Elliott 提醒當代這般數位世界裡與機器人有來有往的、人以為「偽」的關係，是早有歷史的，就是擬社會（parasocial）互動、擬社會關係。

Elliott 從心理學的「幻想」（Fantasy）角度出發，探討人與智慧機器互動、付出情感一事，然而從幻想到言說，作者提到智慧機器提供的自動化親密，往往表現在話語的接續上，你一言，他才一句，前後有序。這種典型的順序言說，有條不紊，少見雜亂無章、激動憤慨、搶話說等人際親近互動時的高低起伏。

## 反思與未來：演算式親密的社會學意涵

全書終章綜論演算式親密的各種版本。作者在這章開頭就給了幾個述說演算式親密經驗的例子，有人說久經社群媒體式親密，讓人對線下親近不自在；有人表示社群裡就是展演，誰曰不宜；有人靠著臉書裡同道的打氣支撐，走過艱難的日子。

Elliott 舉出三種演算式親密作結：第一種是強調傳統的演算式親密（conventional algorithmic intimacy），幫助個人與他人井然有序的規律互動，以紀錄或其他方式存留資料，提醒使用者；第二種是凝聚的演算式親密（cohesive algorithmic intimacy），人們與自動化智慧機器維持日常的親密感，分享情緒情感上的起伏跌宕。凝聚型演算式親密也有不同樣態類型，作者以按讚轉推分享等機制為代表，但是這種親密類型看似鼓勵顧念自己、關注彼此、建立堅實的公民連結，然而這樣的價值也可能因為虛擬環境裡演算使然，氣氛難以建立而時生時滅。第三種個人式

演算式親密 (individualized algorithmic intimacy) 彰顯想像力、創新性以及獨創性，人工智慧被用以自我發掘、自我創造。作者引述 James Ingram 的一段話指出 15 年前全世界的人「哪裡會想到我們會坐進陌生人的車子裡、睡在未曾謀面的人的床上？」他講的是如今全球風行的 Uber 與 Airbnb，這種人與人的連結前所未有，過去的人想也沒想過。作者以此勾勒第三種演算式親密的立基點，個人化的演算式親密相信科技不但不會消滅創造力，反而鼓勵新點子、新發明，而人工智慧將幫助我們發揮創意到此前未履之地。

作者說創新、說人們從未想過卻能實現，指的是個人或行動或休憩的環境。但全書使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在前半部深入書寫人們如何在親密關係與性關係上動用、倚賴預測式演算 (predictive algorithms)。使用者不單要能克服「想不到」的狀況、要能「想到」、要能「預測」、要能「掌握」表現。作者在第二章引用 Simmel 所說，人們開展社交性、彼此往來，通常先是經由注視來吸收有關對方的資訊，繼而給出訊息。然而，作者也說，即使再親密，對方仍然會有著異人感，異質 (異樣、陌生) 性 (a kind of otherness)。在當代，人們則是時時感覺在數位世界與對方並肩而坐，卻未必注定互動。作者談及當代成為資料的自己 (data self)，發揮資料處理長才，得以整頓關係。他在第三章開頭引用為女性設計約會／約砲軟體 Loly 及其創辦人 Adryenn Ashley 的例子，來說明強調在「演算代替人判斷」的當代，便利、速度、準確、與安全的、有品質的約砲如何不再是夢想。但是，作者只寫到 Ashley 強調現在可以使用區塊鏈和人工智慧約會軟體，就可以用性高潮匹配度來配對使用者，不必強問動機，但看測量計算。作者在第三章開頭近兩頁的描述，他似乎就是要建立一個重點——不要讓當代親密科技與其協助打造的親密關係自數字逃逸 (don't let the relationship stray from the

numbers)。作者從這開始講當代演算式助「性」（表現）的軟體應用。

然而，作者在此沒能說明且忽略了發明 Loly 的女性資料科學家、科技創業家 Adryenn Ashley 在不同受訪節目中曾經講述的重點。Ashley 宣導加密貨幣自主託管是為了擺脫商業平台追蹤、掌有、甚至沒收與個人相關的、個人得以在數位世界運行交流的資料。她強調要能實驗要能探索，但是同時要能保障個人隱私安全，而這指的是不要讓平台與政府名正言順地取用個人該當有的個人數據同時，不要讓交友（約炮）媒體持續給女性無法主掌約會的恐懼感、欠缺安全感。因此，以 Ashley 發展 Loly 這一約會軟體為例，一方面固然相對於傳統浪漫愛裡的揣想猜測，現在的預測式演算應用是要能提供配對合宜度、要能精準估算自己表現；另一方面，她強調的是科技發展，演算讓你可以擁有關於你的數值，讓女性感受賦權，不再只是在恐慌中嘗試。

我認為作者 Elliott 強調當代演算式親密、發揮人工智慧充分運用數據之所長，因此在第三章開頭舉 Ashley 的 Loly 為例，以彰顯看似只在乎自我檢視的當代親密，但是，作者沒能看到他所引用的這位女性科技創業家所強調的當代親密關係論述的學理之外，在現實世界媒體建構放大的是什麼樣的環境與脈絡。親密關係的現實環境帶給女性的是一種「難能自己決定」的無助感。女性一來總是面對各種「與陌生人約會可能遭遇的危險」的說法，是要她裹足不前？二來，現代人利用好壞不均的軟體嘗試選伴已是習慣，何以女性就該自外於此？是因為這樣，Ashley 開始設計、宣傳，說明區塊鏈加上 AI 軟體，這樣「可預測」的情況，讓使用者感到有力量。在親密關係中強調「可預測」、「可評估」，是否一定是「唯我獨尊」、「捨我無他」？還是，藉由資料自我學習，無虞地坦露心念，本也是當代人權？社會上不同性別位置有不同

經驗，當代演算式親密軟體可以回應、無法回應的地方需要我們更細緻地檢視探究。Elliott 引用 Loly 的例子有他要強調預測式演算親密的道理，但是，女性設計者、女性使用者發揮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從而創造演算應用，關於這發明與應用的處境，我認為在書中是需要闡明耙梳的。本書結論中作者舉陳的三種演算式親密，正就呼應他在十多年前與另一位作者 Bryan Turner 所寫的 *On Society* 一書中提到的、本文開頭所述的三種人類行動的「可能」樣貌——結構、團結、與創造。Elliott 的《演算式親密》一書，充分彰顯面對當前人類運用人工智慧與人與己共處時，社會學家反思與分析的深邃與艱難。

2024 年 1 月 11 日線上出版的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期刊有 Jiaxun Li 對此書的書評就提到，他認為正因為當前日盛的預測式演算設計以及複雜的人際連結，時至今日，Donna Haraway 在 1987 年出版的 *Cyborg Manifesto* 當中所提出的人機界線混淆，因為 AI 有了具體面貌。我認為 Anthony Elliott 以此書傳承、深研的，不單是 Haraway 的命題，這書六章中每個章節都有著與古典的當代的社會學家、文化研究學者的理論對話。書中對於概念的探究精彩，只可惜，各章各有重要議題展開，又與前輩理論家對話，但是開展的議題本不是一個書章可以充分探析完成的，因此，這本書的每一章讀起來，每每有才剛開始進入精彩之處，就嘎然而止之感。

這個議題的下一步，會是當代人機親密互動的理論化工程，而《演算式親密》這本書會是探問人機親密關係的研究中重要的里程碑。

## 參考書目

- Badham, R. (2013). Re-imageneering the social. *Soc*, 50(3), 312-317. <https://doi.org/10.1007/s12115-013-9658-9>
- Elliott, A., & Turner, B. S. (2012). *On society*.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
- Li, J. (2024). Algorithmic intimacy: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by Anthony Ellio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3.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23.2282554>

